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沪鞍卑幔)

| | |
|--------------------|----|
| 【史海钩沉】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 | 佚名 |
| 叶群其人 | 佚名 |
| 有关林立果 | 佚名 |
| 最后一次见林彪 | 张宁 |
| 专案组查不出林彪的证据 | 张宁 |
| 林彪和中美关系 | 张宁 |

小启：本通讯 2000 年 9 月 30 日前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各“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史海钩沉】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

• 佚名 •

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强加给原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并将其开除出党。

但上层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林彪也罢，江青也罢，或者其他人也罢，面前摆着一个共同目标——刘少奇，这样，尽管彼此之间有矛盾，但这些矛盾同打倒刘少奇相比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刘少奇从政治舞台上的彻底消失，使上层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林彪身在中国政坛的最高层，必然要审时度势，适应这种新变化，处理好各种关系。

林彪内向、清高、冷漠，甚至古怪。人们总是感叹对林彪知道得太少了。比之有些人，他简直像谜一样不可捉摸，这给我们探讨问题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是，任何身居高位的人总是处于公众有意无意的“监视”之下，正如人们平常所说：这些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法藏匿隐私。林彪再内向，总要公开讲话，公开露面，公开动作，加之他还有老婆、儿女，还有同事、部下，还有秘书、警卫以及其他工作

人员，这样，关于他的点点滴滴，就总有人看见，总有人听见，他的真实心态也就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加之他已经被翻箱倒柜批判了这么多年，所以，我们也还是可以通过方方面面，窥见他那十分复杂的内心世界。

归纳起来，林彪对于自身处境的考虑，似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 同毛泽东的关系

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毛泽东的关系。

如前（见“谜一样的林彪”载 z k 0 0 0 9 b）所述，林彪一九五九年出任国防部长后，就以“高举、紧跟”的形像出现在公众面前。“文化大革命”爆发，林彪凭着这一公众形像，得以站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制高点上。说来也怪，中国似乎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林彪这样讲出“四个第一”、“最高最活”、“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独特语言了。林彪喜欢思考，喜欢标新立异，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看来还真做到了。这次走上最高政治舞台之后，林彪似乎越来越认识到了两点：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定要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就像董仲舒提倡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党内也应当废黜“张三一篇，李四一篇”，而独尊一个思想：毛泽东思想。二、对于党的高级干部来说，一定要高举毛主席这面旗。凡高举的，就能站住脚，不高举的，就身败名裂。早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就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很远，不要打这个主意。”接替彭德怀后，他搞突出政治，搞活学活用，以一种完全有别于彭德怀的全新姿态出现，这一招果有奇效，令他在全党全军中威望颇高。

一九六六年，在著名的“5·18”讲话中，林彪说：“要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反历史前进的事。做这件事，害人害己，身败名裂。”“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一九六七年，在“8·9”讲话中，林彪又说：“要不垮，办法有三条，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他曾让他的秘书张云生评论他，张云生说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二是“首长讲话少而精”。林彪听了很高兴，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第一条非常重要。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

“高举”、“紧跟”成为林彪最突出的特点，甚至成为林彪的“专利”。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都学解放军，因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

在那个“发疯的时刻”，“高举”、“紧跟”落实到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就成了“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几乎人人搞过“早请示、晚汇报”，人人跳过忠字舞，人人把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并用来打派仗。

本来很有意义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完全庸俗化、宗教化了。

林彪是始作俑者。但自己却并不积极行动、身体力行。换言之，林彪就真的相信“三忠于四无限”？不，那些活动只不过愚弄百姓而已。林彪平时连文件都由秘书讲，时间还不许长，在文件上画圈都要秘书代劳，自己不动手，许多毛泽东亲自召集的会他都称病不参加，让叶群代为参加，他又怎么可能自己去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呢！

但在公众场合，林彪又必须装出样子来，否则他的公众形像就要受到诋毁，乃至政治生命都可能遭到打击。于是他自己或别人替他想出许多办法：每次上天安门，他必比毛主席早到一两分钟，在城楼下电梯旁等候，迟到了是对毛主席不恭，太早到了身体吃不消。他手里的《毛主席语录》，平时由身边的警卫参谋李文普保管，每次出场前，李文普便带上《语录》，到现场交给他拿着，口号一起，他便挥动《语录》，口号一过，《语录》又回到李文普手里。他把“请主席阅”的“请”字改为“呈”字，说这样“就不犯嫌了”。他处理中央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主席表态的文件，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将“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

此外，他的工作人员在“三忠于四无限”方面也是“逍遥法外”的。据有的书上记载，“文革”中的毛家湾食堂不挂毛主席像，也没有标语，饭前不用掏出小红书敬祝，每天也不用“早请示晚汇报”。那时，社会上若有人用印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名字、语录或画像的报纸擦大便，就可能被指控为“反革命”，但毛家湾的工作人员毫不在乎地用这些报纸上厕所。这也叫“灯下黑”吧？是林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可惜能享受这种不被施予的快乐的人太少了。

◇ 同“中央文革”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林彪必须不断处理好与笔杆子“中央文革”的关系。这对林彪来说实在是一道难题。而且历史证明，林彪最终没有处理好。

说到“中央文革”，它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经历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它正式成立时，中共中央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作者注：此四人被提名为郭影秋、邓季翘、杨植霖、刘文珍，中央没有正式文件公布他们加入中央文革）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又发通知，“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但到了一九六六年底，尹、郭、邓、杨、刘就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一九六七年元旦刚过，一月四日，陶铸这个当时炙手可热的“党内第四号人物”即被打倒。随之，王任重也被打倒。一月四日，刘志坚又被打倒，谢镗忠是总政的，自然也不免被打倒。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小爬虫”王力、关锋又被揪出来，九月，穆欣也成了“特务”，一九六八年一月，“小爬虫”戚本禹又被揪出。于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了。陈伯达

渐渐地在向林彪靠近，康生公开露面不多，所以，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的“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代名词。

江、张、姚的政治数量级自然无法企及林彪于万一，林彪曾鄙夷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种名字他过去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林彪本人参加了南昌起义，几十年来战功赫赫，有自己在党内军内的一席之地，“文革”初期江青请林彪这座“尊神”，就说明了林彪独立的力量。但江、张、姚则不然，他们在党内军内没有功劳、没有地位，不过是几个思想极端的人。可是，他们的极端思想恰好投合了毛泽东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加之江青又具备了“毛夫人”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张、姚则又具备了在上海柯庆施当政期间摇笔杆子这一独特条件，他们就共同发迹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了。

一九八〇年审判江青时，江青曾在法庭上宣读她的《我的一点看法》，称：“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听来实在粗野、无赖，却不无道理。

至少到一九六二年国庆节以前，江青从未公开露过面。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当江青第一次以毛夫人身份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她与毛泽东、苏加诺的合影中时，所有中国人都惊讶不已。当然，那时的老百姓，只不过争睹毛夫人风采，谁也不会想到，用不了多久，这个女人将走进亿万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之中。

一九六三年，江青以“京剧革命”开始积累她的政治资本。但是，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环境，江青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形成气候，恐怕还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艰难跋涉，抑或说，她充其量只能在文艺界牵牵头，要想跃居中国政坛，只能是做白日梦。

但“文化大革命”推翻了一系列常规，江青于是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当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红卫兵心目中的“江青阿姨”在翌日的《人民日报》上已经颇为显眼地排在了包括毛、林、周在内的一百九十九名“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中的第二十四位（作者注：此时叶群还未排上号）。

但这仅仅是她扶摇直上的开始。一年之后的国庆节，江青公开露面的排名升至第十六位到了一九六八年国庆节，她已经跃居第六位，仅在毛、林、周、陈、康之后了。紧接着，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召开，江青成为政治局委员。

据胡乔木对美国作家、《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说：江青同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毛主席同江青之间关系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叙述他们关系的许多变化。总之，毛主席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很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她是一个歇斯底里、残酷无情的人，是个野心家。他们的夫妻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但为什么她在“文革”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江青并没有什么学问，思想非常极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充满了仇恨，但她的思想投合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思想。因为我跟毛主席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假如要写个人的传记，这是毛主席很大的不幸。但毛主席使用林彪和江青是有责任的。

说到张春桥，他或许有些“文才”。他早在三十年代就混迹文坛，十六岁时就写文章骂施蛰存、老舍、臧克家这些当时在文学上比他成就大得多的人。也许他同今天我们见到的某种人一样，就是想靠骂人来出名？要不然就是他自以为手中有真

理？

一九五八年，张春桥在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论文，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这篇奇文引起了正处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指示在《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写下编者按：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春桥基本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目。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毛泽东似乎也看到了张春桥的极端情绪，但他似乎更欣赏张春桥的某种“锋利”，极端的東西读起来往往锋利。于是张春桥开始了春风得意，并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气候中“大展宏图”。他的“上海公社思想”，他的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以致于他最后在法庭上的一言不发，都证明了他思想的一贯性。他的极端思想是他本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那个农业国时代的意识形态发展到极左的产物。当我们以厌恶的心情谈到这个人时，我们还应当对那个时代作更多的思索。

至于姚文元，据说是在反右中因一篇短文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自然不如张春桥顽固，他后来在法庭上的认罪态度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有些书上看，姚文元似乎对江青和张春桥早有不满意，甚至有与他们脱离干系的念头，只是囿于环境，无法实现，但不管怎么样姚文元是靠批判《海瑞罢官》起家的，仅这一条就足以决定他日后所做的一切。

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为通天跳板，从几个普通人一跃而为九大“政治局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其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毫无疑问，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暴发户、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没有“文化大革命”，便没有他们的一切。毛泽东在“文革”十年中多次严厉批评江青，甚至在会上骂过“江青混蛋”，尤其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几近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但却始终没有实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他还需要这些人。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来说，这都是最大的悲剧。

反过来，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复杂环境中，步入政坛的林彪和江青，要生存，要发展，就都要打毛泽东这张牌，即都要标榜自己是“文化大革命”最忠实的捍卫者，是毛泽东思想最忠实的捍卫者，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又勾结又争夺的态势。勾结，是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好在毛主席那里混下去；争夺，是怕自己的革命形像被对手弄了去，是互相争权夺利。这样，两家就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政坛悲喜闹剧。

比如，关于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一事，一向被称为林、江勾结的开始，但据张云生回忆：

听林豆豆说，1966年初林彪住在苏州，江青从上海不约而至。他们在谈话时（叶群在乡下“蹲点”，不在场），“差点打起来”。江青一见林彪，就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不看戏？”林彪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青说：“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林彪说：“我不懂。”江青说：“主席最近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林答：“看过。”江又问：“你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江青搬出了主席的批示，林彪不吭气。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说：“我的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

气氛已经很紧张。江青又看到林彪的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对林彪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些坏戏、坏电影！”林彪说：“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了些。”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

不久，以中央名义向全党转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我们读张云生的这段文字时，再联系一下本书前面已经引过的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林彪当时对全国文艺工作形势的评价同毛泽东不一样，毛认为是“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林则认为是“提高艺术水平问题”。林彪本人对江青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一无兴趣，但因为知道这确为毛泽东的意思，只好从命。如果说这是林彪与江青的勾结，对于江青来说是主动去勾结林彪，所谓“请尊神”；对于林彪来说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又比如，说林彪为了讨好江青，把她的行政级从九级提到五级，但据我所知，这不是林彪个人所为，同林彪一起签名的还有周恩来，但林彪毕竟还是签了。

再比如，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的晚上，张云生正在给叶群讲文件，突然，林彪从走廊里传来一阵怪叫：“叶群！——叶群！——”张云生出来一看，林彪脸色气得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张云生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气成这样。

林彪对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

张云生惊得目瞪口呆，叫来叶群，后听到江青对林彪说：“林彪同志，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

关于林彪和江青之间，据说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找枪，“毙了她！”

林彪这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能对江青发这么大火，足见他非常厌恶江青，但他毕竟也没什么办法。

林彪在卧室内提醒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但他有时还是忍不住。渐渐地，林、江矛盾越来越尖锐。

江青有些做法也确实令林彪这样的“武人”难以容忍。比如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大肆赞扬“文化大革命”，称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世界2000年，”“但同我们这次比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化，到了十四、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大革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传到几十亿人口，流传到全世界，都有影响”。

今天看来，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这番吹捧已经肉麻得不可思议，但林彪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古希腊和意大利的相提并论，言外之意似有一种对世界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方向的暗示。这是否出于林彪的本意我们不知道。但江青这个“文艺尖兵”或曰“哨兵”——江青经常这样自称——敏感地嗅出了这种气味，她于是来个恶作剧，在林彪的上述讲话稿上做了一些批示后送给林彪，说林彪如果同意，请把她对林彪讲话的批语转给毛主席。这下子林彪气炸了，大骂江青算什么东西！说“我一听见这女人的声音就讨厌！”

可是，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以林彪的清高孤傲，实在很不愿意同江青这个女人斗法的。加之江青又是毛泽东的妻子，正如江青自己说的：打狗还要看主人呢。林彪可实在是不好办了。于是，他让叶群出面。叶群则以女人之心处理许多问题。她自称：“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江、叶曾合谋在上海文艺界抄家，为江青找回她请郑君里转给唐纳而尚未转去的信；陈伯达、江青推荐叶群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江青还要叶群迫害了解她底细的孙维世，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所以，或许说，“文革”初期叶群同江青勾结，更为确切。但叶群是林彪的老婆，又是林办主任，这样，说林彪同江青勾结，也是顺理成章的。

∞ ∞ ∞ ∞ ∞ ∞ ∞ ∞ ∞ ∞

叶群其人

• 佚名 •

叶群这个人怎么样？我曾问过一些同叶群有所接触的人。有人说叶群很坏，有人对叶群还有好感。不久前，我见到一位名叫张舜甫的原空军干部处长，他曾是林家“选妃办”的主要成员，“9·13”发生时他正在风景如画的江南，并正好物色到一位美丽可人的女孩，于是从江南给叶群寄去女孩的照片，写道：此人值得一看，“9·13”发生后他当然要被隔离审查，1971年10月22日，专案人员对他说道：“你呀，人都死了，还‘值得一看’！”

我见到张舜甫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差，很瘦弱，肺气肿非常厉害，离了氧气无法生活，家庭经济又十分拮据，但他的心境似乎很平静，从他的言谈中完全看不出他对生活的抱怨。后来我知道他和妻子都是大学生，我很惊讶在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就是叫你怎么也看不出来。或许是环境使然？大概因为不能外出，关于外面的世界他似乎知道得不多，谈起林彪、叶群、林立果、吴法宪或刘亚楼，他都挺放得开，就像谈家常，并说：“每个领导都很信任我们”，说这话时他的表情甚至有几分自慰。这一点很令我感慨。

谈起叶群，他说：我觉得叶群很直爽，平易近人，也有能力。搞四清时，我们队出了个典型，叫沈月英，那时都和农民同吃同住，我就住沈月英家里，沈月英瘫痪，但毛著学得好，我们就推她当积极分子，她写了个稿子，叶群问我，沈月英有稿子没有？我说有，给叶群看，叶群看了把稿子送给蔡畅和邓颖超，后来《中国妇女》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不出门的政治队长》，就是写的她。以后豆豆来采访她，搞了两个礼拜，几乎每天都去找她谈。叶群也常去，有一次下着大雨，我说起在农民家睡不好觉，叶群说，我和你们一样，这边是猪圈，那边是厨房，晚上睡不着。有一次开会，天很冷了，我还穿着草鞋，叶群见了就问，你的棉鞋呢？要是没带我让他们给你送一双，又问会上的每个人都带了棉鞋没有，衣服够不够？所以那时我们对她印象都很好。1965年春节我们四清工作队回北京，叶群和豆豆一人弄了一个典型，豆豆弄了个沈月英，苏开中帮她一起搞的，叶群弄了个顾阿桃，李春生帮她搞的。“文化大革命”后叶群几次问，洪泾大队怎么样？有没有事？又让我和另一个人去转了一圈，回来向她汇报。“文化大革命”中顾阿桃来过北京，由吴法宪接待，我出面办这件事。

我和林家联系密切，还因为我调查过叶群的历史。叶群到延安前曾在南京国民党办的抗战青年训练班学习过。1967年八九月间社会上有传单，说那是特务组织，有的传单上写叶群也参加了。湖南省历史研究所有个研究员叫欧阳敏纳，此人当年是南京青训班的少将教官，1967年9月底10月初，他给林彪写了封信，

大意是：最近有人向我调查，反复提到叶群。这封信军委办公厅收到了，转给林办。叶群看过后将信给林彪看，又以林彪名义给吴法宪和杨成武写了封信，内容大意是：现在有人调查叶群的历史，叶群的历史在延安已查清，现在再搞，可能有黑手，要整叶群的黑材料，望派人查清。

吴法宪接到此信后，赶紧派了我和何汝珍，杨成武派了宋治国，由吴法宪同我们三人谈话，然后我们飞往长沙，调查此事。

我们到长沙时，欧阳正被群众专政，我们找到他，问什么人来调查过叶群？欧阳说，有三批造反派来过，我们找到管他的造反派看介绍信，造反派给看了两张，其中有一张是钢铁研究院，内蒙七机部四院和五机部五院的。

我们弄清这些情况后回来直接报告叶群，当时吴法宪没有参加。叶群听后说：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为什么搞我？我说：他们不一定是搞你。叶群又问：他们的当权派叫什么名字？我报了名字。叶群说：我一个也不认得。

这时吴法宪来了，说怎么办呢？干脆，你们还去一趟，把调查的人搞清楚。叶群说，我没有什么意见，首长交吴司令办的，他怎么指示就怎么办。

当天叶群留吴法宪、我、宋治国吃晚饭，先吃小饺子，一人两个，叶群说，这叫开胃饺子，吃完后上菜上饭，菜有猪蹄汤、南方腊肉、油菜。吃完饭，我们几个下来，叶群对我说：“今天你没吃饱。你是不是紧张？你可不能不吃饱饭啊！”叶群又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像章。吴法宪说：“我们吃的是感情饭。”

吃了饭，我们走了，第二天又去跑那几个地方，查了半天没结果。七机部四院有人反映，说调查叶群的那一派头头是《光明日报》一个负责人的弟弟，叫杜××，他常给中央文革送材料。我们把此事报告叶群，叶群大概分析是康生干的，她后来说：康生这个人，哼！我1942年整风就挨了整，那时我已经和林彪结婚了，弄得林彪都没人照顾了。

后来叶群同我说过那段历史。她说她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在“女大”，单身，周六没事。林彪回国后，贺龙和林彪一道骑马去“女大”谈恋爱，叶群和薛明住一块，贺龙找了薛明，叶群说：“原来想我个子矮，以为找不到对象，没想到让林彪找到了。”叶群又说：“我在青训班时有个人，叫郭×，他和我谈过恋爱。全国解放后，开全国妇女大会，我是妇女代表，他从报上发现了我，给我来过信，说，我们俩没成，我有儿子，你有女儿，结个亲家吧。嘿，我说，老一辈都扯不清，下一辈还扯？我把这事告诉了首长，首长说：“这人没出息，爱人不肯讲。”

叶群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有时讲怪话。有一次，林立果打电话找我，说主任叫我赶紧坐吉普来一趟。我弄了个嘎斯69去了，原来，叶群有个妹妹，两口子都在七机部工作。这一天，两口子一起到一高专值班室给叶群打电话，说外面武斗，不敢进城了，请叶群派人接他们一趟。叶群让我办这件事，我找到一高专的校长顾同舟，把事办了，然后我去向叶群汇报。叶群请我们吃醪糟蛋，抱怨说，这是她的同父异母妹妹，现在到处武斗，军队不让参加两派，自己算师级，照办，正准备把弟弟叶正的工作调开。以后，叶正果然调走了，这个妹妹也调走了。

还有一次我们从长沙调查回来向叶群报告，叶群又抱怨说：“文化大革命到处抄家，林彪的老家都抄了，抄出一部康熙字典，啥也没有。”再有一次我们去叶群那里讲给林立果找对象的事，叶群说：“现在不行，人都跑了，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了。”又对周围人说：“他那一手太厉害。”

说到为林立果选美，张舜甫说：

给林立果选美，一开始吴法宪和王飞都不同意，说，批刘少奇时，把王光美的封、资、修，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批得一塌糊涂，你还干这！可后来吴法宪转弯子了，说，这可是对林副主席的态度问题哟，要全力以赴。“9·13”后专案组问我：你放着处长不当给林立果、林豆豆跑这些？我说，叫你干你不去不行，不叫你干你想去也不行。

在我们选的那些女孩里，林立果看上了张宁。林彪说，行啦，可以啦。但叶群不干，不同意张宁，不高兴，要我们去看张宁，否了她，希望我们吹吹凉风。1968年11月，我从大连回来，在大连看好一个女孩。有一天，何汝珍找了我好久，说叶主任要他去大连看看那女孩，他一看那女孩不错，就把她从大连接来了，弄到空军招待所。半夜，林办张秘书找我，要我赶紧到人民大会堂西门，我去了，张秘书说要我把那女孩带到大会堂来。我说：十二点了，怎么叫？他说一定要叫。我去了，把她带来放到大会堂里，那里有好几个女孩。每个都有人陪。据说，数我带的这个好。

这时，叶群在外面看，外面黑里面亮，她看得见里面，里面看不见她，叶群看了以后派人找我、×××和×××，问我们，你们看哪个好？她又指着我选来的那个说，还是这个好。那让首长看看吧。×××说：“快告诉李文普，让首长先别睡。”又问叶群：“首长要是睡了呢？”叶说：“那就算了。”不一会那边秘书报告：“快，首长正等着呢。”后来林彪真的见了这女孩，但女孩没认出林彪。这女孩不久被放在了济南空军，有一次看电影，林彪出现了，她突然认出来了，叫起来：我看见过他！是他是他！当时别人以为她发神经病。以后有人找她谈过，她就再也不说了。

张舜甫讲的以上小故事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叶群的一种参考。从他讲的故事看来，叶群精力充沛，敏感活泼，爱张罗、爱伸头、话多、会来事，并不摆元帅夫人的架子，其外向活跃的性格同林彪内向沉默的性格恰成鲜明对照。当然，她可以以林彪的口气批东西，当需要你为她服务时，她对你十分热情，她很知道如何处理例如有有人查她的历史一类棘手问题。

那么，林彪同她合得来吗？他俩关系好吗？

多数人都说他俩并不怎么合得来，关系并不好，有人说林彪在延安就从不跳舞；有人说林彪在上海养病时拒绝让女护士打针，为此医院只好为林彪培养男护士；有人说林彪自称最讨厌女人了……又有人说别看林彪平时一言不发，真发起脾气来叶群吓得只好给林彪下跪。据张云生回忆，为林立果选美之事，林彪确实曾和叶群大吵过一次。张云生写道：

林立果故意把这火引向林彪，将叶群的军：“你冲我发火有什么用？是我爸爸叫我这么干的！你有勇气，为什么不找他去！”叶群架不住林立果的这种激将法，立刻就去找林彪大闹：“我辛辛苦苦地为老虎找对象，你倒成了摘桃派了！”林彪没听明白，问：“你说什么？”叶群又拉开了嗓子大声喊：“你是摘——桃——派！”林彪也大叫：“我摘什么桃？”叶群火上加油：“你摘的是女人！漂亮女人！”这几句话把个林彪激怒了。他指着叶群：“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叶群还是不甘示弱：“你是摘桃派！”林彪顿时气得脸发青，手发抖，挥起胳膊就给了叶群一耳光。叶群哪里受得起这个，她又哭又叫又闹，林彪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嘴上还不住地骂着：“你这个坏婆娘！……你给我滚！……我和你离婚！……”叶群最后见林彪真的翻了脸，不得不下跪求饶了……

还有一些书上记载，林彪特别讨厌叶群的自作主张和讲话罗嗦，要工作人员写个条幅挂在叶群的卧室，曰：“做事莫越权，说话莫罗嗦。”叶群的罗嗦可能令许多男人讨厌。据我所知，邱会作就讨厌叶群说话罗嗦，他和胡敏之间有暗号，凡叶群打来电话，只要邱会作摆摆手，胡敏就推说邱会作不在，不接电话。至于叶群，说她多么爱林彪肯定谈不上。林彪有病，卧室温度一定要21度，叶群的卧室就来个恒温18度，这样林彪就无法走进叶群的卧室了。据记载，1961年11月，叶群在家乡福州写了一篇日记，通篇写自己跟着林彪如同伴着僵尸，咒骂林彪毁灭了她的青春。她写道：林彪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兴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

是不是叶群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后想起了许多少女时代的美梦才咒骂林彪呢？我们无从知晓，但叶群的内心深处埋藏着一个女人对夫妻生活的失望，则是毫无疑问的。据有人撰文说，林豆豆曾这样评论她的母亲：“叶群也是很不幸的，她上学时功课还是蛮不错的。考试成绩挺好，她还给别的同学打过小抄。她们到延安时，是个很有名气的‘集团’，眼眶都很高，追她们的人很多。她和林彪的结合，是毛主席和朱德说合的。……她在结婚之前，不知道林已结过婚。林受过伤，身体不好，病愈来愈重，全国解放后他们就分居了。可以说，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不能享受正常人的家庭生活。”……年轻健康的妻子与年老多病的丈夫感情上容易不和谐并往往因此造成家庭关系的不和谐，这大约是一条常规。当然，我们尽可以找出许多事例证明林彪同叶群关系不好，但却不能以此类推说林彪和叶群之间没有任何感情，更不能说他们的根本利益不一致，恰恰相反，感情这东西，有时是很奇怪的，天天生活在一起，自以为相互之间没有感情，一旦有一天发生了重大变故，才突然意识到，时间和空间那巨大的磨合力，早已经使朝夕相处的夫妻、亲朋、主仆之间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深厚感情。何况林彪原本就清高、内向，不喜应酬，许多事让叶群去张罗，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他曾对林豆豆说：我不如你妈妈，在延安，你小的时候，饿得哇哇哭，没奶粉吃，我搞不到奶粉。还是你妈妈行。所以，你现在就要学会搞关系，比如在家，你就要学会和我搞好关系，拍我的马屁。这话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林彪本人的弱点以及他对叶群的需要。而叶群呢，林彪的元帅地位毕竟给她的虚荣心带来极大满足。在维护林彪的地位从而维护林氏家族利益这一点上，叶群同林彪的立场自然完全一致。

所以，尽管叶群九大前生怕林彪在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勾掉她的名字，并为此请林立果帮忙，说她前几天正好和林彪吵了一架，怕林彪一气之下，把她从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上勾掉，这样她“就什么都完了”，但实际上林彪听了候选人名单后即让张云生代为划圈，并无任何不同意的表示；尽管林彪讨厌叶群的罗嗦和越权，但事实他还是让叶群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让她去罗嗦和越权，让她在毛家湾当家做主；在“9·13”的关键时刻，他们夫妻俩更是同坐一架飞机跑了，并一同摔死在温都尔汗，真的“生不同衾死同穴”了。

如果林彪只是个普通人，他的家庭关系和谐与否就无关宏旨了。但林彪身居高位，在中国，身居高位的人恰恰是“国”与“家”难分的。国就是家，家就是国，林彪便不由自主地将其不正常不健康的家庭关系，带进了他的政治生活之中，这不可不说是林彪个人的一大悲剧。

叶群虚荣、贪婪、不能律己、不甘寂寞，还有点玩世不恭耍小聪明的劲头。加之她本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如今一下子进了政治局，进了中央军委，从这一点上讲，她的心态和江青一样，也是暴发户心态，也是“文化大革命”既得利益者心态。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层，恰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舞台，聚光灯排满了舞台的前后上下左右，任何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人，都无法掩饰自己灵魂的任何角落，都将裸露自己全部的美与丑。叶群身上那些致命的弱点因此也就暴露无遗了。她

本不应当替林彪决策，可她偏偏去做，于是很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严肃问题，在她那里都成了无原则的妇人眼中的游戏或女性暴发户争夺与保护一家私利的筹码——以一个浅薄的妇人，去身居高位，身居高位，又专营妇人之道——这是叶群无法超越的对政治的庸俗见解与实践——政治在她手中也就变得既滑稽可笑又无耻下流了……。

∞ ∞ ∞ ∞ ∞ ∞ ∞ ∞ ∞ ∞ ∞

有关林立果

• 佚名 •

除了叶群，“文化大革命”中，林家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参政，他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林立果此人怎么样？对此，我曾与鲁珉（“林彪死党”之一——编者）交谈过。鲁珉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一位出色的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1969年，鲁珉任空军作战部部长，林立果是副部长。谈起林立果，鲁珉与谈论其他一切事情一样直率。

我问：“林立果当上副部长时，你最初感觉怎么样？”

鲁珉答：“一开始我看林立果，就认为他是高干子弟，林彪的儿子嘛。林彪重视儿子，喜欢女儿。大概是这样讲吧，1969年我到空军当作战部长不久，就看到了林立果任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命令下来后，林立果一直没露面，后来有一天，吴法宪的老婆打电话给我，说：林立果要到指挥所看看，你陪他，并告诉曾（国华）副司令一下。让我和她一起在空军办公大楼门前等林立果。不久，林立果和周宇驰一起来了，我们领着他们在空军大楼转了一趟，进指挥所看了看，又一起吃了饭，在送林立果、周宇驰出来时，我对周宇驰说，林立果既然是作战部副部长，还是应当到作战部和大家见见面吧。周宇驰说，回去跟林立果讲讲。过了没几天，林立果果然到作战部来了。周宇驰说，要副处长以上的干部都到作战部的作战室去。林立果就和部里副处以上干部见面并讲了话。他讲的话很简单，我现在还记得。他说：‘我是个新兵，在空军是个小学生。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就这么两句。从此他再没来过作战部。事后我专门问过王飞：林立果怎么弄？要不要单独给他搞个办公室？王飞讲，你不要搞。因为我是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我又问王飞：要不要在我的屋里给他摆个桌子？王飞讲，你不要摆，他不会来的。这样我明白了，林立果就是要这个头衔。过去他只是一个秘书，秘书算什么？在作战部当了副部长，下一步就可以当副参谋长、副司令。对不对？”

问：“当时你没觉得林立果到作战部你很荣幸吗？”

答：“嘿，我当时还想他到作战部是沾我的光哩。我是‘英雄’嘛，他放在我这里不是沾我的光吗？我又是‘左派’嘛，到林彪家里去过一次，叶群拉着我跟林彪照相，说：这是我们空军年轻有为的英雄。我看还是他们利用我。”

“林立果是北大物理系学生，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还可以。那个时候全国都在搞思想革命化，他哪搞那些！他到处看外国书籍、录像、电影。那时候谁也不懂录像，他弄了个机器，怎么拍怎么拍，还能鼓捣一通。他也异想天开要搞些科技方面的名堂，不过在我面前还不敢装腔作势。有一次，他要搞什么空中加油，飞机对接，我说那个美国早就有。他又想搞垂直起降，问我行不行，我说美国都没搞成，英国搞了个‘猎兔狗’，也不怎么行。可他非要搞，把沈阳飞机制造厂的设计人员都请到北京空军招待所，叶正大（作者注：叶挺之子，飞机设计专家）也参加了，叫我也去，把曹里怀（作者注：原空军副司令）也叫去了。叶正大很聪明，说，关键要把

发动机搞出来。其实是托辞嘛。”

问：“我记得林立果的‘小白书’就讲到这个问题了。”

答：“那东西不是他写的，是周宇驰他们几个搞的。林立果总想搞出点什么，捞资本吧，他还很喜欢题目哩。说：鲁部长，关于未来战争中空军的使用问题你考虑考虑。我看那小白书上面还有我的观点。（笑）不过总的来讲我认为那东西没多大意思。这是我一贯的看法。说到‘小白书’，我又想起吴法宪。我总觉得这个人是知深浅的。林立果作了讲用报告以后，吴不表态。后来周宇驰对我讲，他和林立果在林立果家里，让叶群按照他们拟好的稿给吴法宪打电话，要叶群去压吴法宪。叶群就给吴法宪打电话，他俩在旁边听，看叶群是不是照办。周宇驰这样讲也许是为了说明林立果在林家的地位。据他们讲林立果在他们几个面前讲起叶群，说‘这个婊子’，你想想！另外据我所知，黄、吴、李、邱在林立果眼里，根本不在话下。

叶群果然按他们的意思给吴法宪打电话说：‘吴司令啊，老虎的讲用报告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吗？’吴一听，马上说：‘很——好——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吴一讲话就是那个腔调。但是吴下来又对我们说：对林立果的报告，‘不准传达，不准印发，不准组织学习。’我在机关就没吹。作战部一个副处长到西安出差，印了500本，我说没有我的命令一本也不许发。后来广州的×××来要，我才破例给他10本。吴法宪这个人，后来完全弄成小丑了。尤其他在法庭上的表演，谁看了都笑话他。其实他这个人原本给我的印象还不是这个样子。比如，你说他对林立果好，可他对别的人也好。叶帅倒霉时，儿子的胳膊被打断，吴把他弄到上海空军医院治疗。陈老总半打倒了，他的女儿也是吴弄到空军当兵的。还有张文秋一家。江青公开讲张文秋是叛徒，话讲得很难听。那时邵华和她妹妹要当兵，刘松林找到我，我给她出主意，要她给吴法宪写个信。不久来了个穿陆军军装的人到张文秋家里，给她们填表当了兵。把张文秋弄到301全面体检。”

问：“吴法宪是不是让林立果指挥、调动空军的一切呢？”

答：“这个事，依我看吴法宪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他怕林立果，不敢得罪他。但他又只想在背后在他们几个面前吹他。你想，如果吴法宪真的什么都听林立果的，林立果要他吹‘小白书’，何必还要找叶群去压他？林立果自己直接对他讲不就行了？林立果和叶群身份还是不一样，她是林彪的老婆，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林立果是什么？吴是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讲，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嘛，可以调动一切嘛。吴这个人平时容易讲过头话，说话不严密，没准头。这是他为了讨好林立果讲的。这下就被林立果、周宇驰抓住了，周宇驰就拿到空军常委办公会议上去传达。周宇驰一传达，吴法宪就觉得很被动。会后，吴法宪说：哎呀，这是我在下面讲讲的嘛，没有要你们传达嘛。但周宇驰对我讲：吴司令讲了，我就给他传达。我看周宇驰够坏。”

问：“那么，从你与林立果的接触中，你觉得林立果这个人的抱负、能力、品质、性格等等怎么样呢？”

答：“我一直认为他野心大得很。他搞那些事，都是为了扩大影响，捞资本，树形像。不然将来谁听他的？在他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听林豆豆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他们只不过要林彪这个牌子。那时候提起刘亚楼，我们都讲刘司令，很尊重的。他一口一个刘亚楼。哎，我想，刘亚楼跟你父亲同辈的，小毛孩子还挺狂。对吴法宪就更不用说，就叫吴胖子。

“其实，林立果这个人，你说他看的材料多，听到的多，恐怕是事实。林办有一个班子，里面都是秀才。林立果生在那个家庭，比当时同年龄的人视野开阔，知道的多，这都可能。但是，真要干一番事业，那差得远啦。你当个团长、师长试试？不要说中央那些老的，就空军这些老人，人家是不跟你搞，要真跟你干，你哪行！你说来说去是个毛娃娃嘛。所以后来我和几个空军的老人也议论过，周宇驰那几个人出的都是馊主意，帮的是倒忙。历史发展是延续的嘛，一代一代走嘛，掌管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事，哪里可能从七八十岁的老人手里一下子落到二十几岁的毛娃娃手里？人民也通不过嘛。

“另外，有些事，在普通老百姓看起来可能是弄虚作假，在林立果的生活环境里可能习以为常。比如，一些事情，他说去问首长，谁知他问没问？他说是林彪讲的，谁知谁讲的？我给你举个例子，那时候毛主席对江腾蛟有个批示：此人不可重用。可林立果就给江腾蛟一个条子，说是林彪写的：好好学习，养好身体。江腾蛟感激得不得了，说，拿什么去孝敬林副主席他老人家呢？想了半天把我养在他家的鸽子拿了两对送给林立果，让他转给林彪。林立果回答江说：首长很高兴，谢谢江政委。结果有一天我去曾国华家，一看，那两对鸽子在曾国华家呢。我养的鸽子我当然认识。那还不是林立果叫人转送过去的。所以我总想，林立果这个人讲的话，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问：“这一点像叶群？”

答：“可能。”

问：“周宇驰对林立果影响大吗？”

答：“周宇驰原来是一航校的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当秘书。没多久刘亚楼就把他撵走了。刘死后他又回空军，在党办当副主任。周宇驰这个人很狂妄……周宇驰有一次到上海，把‘左派队伍’弄在一起讲话。周说，要认识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说对，太阳是从西边出来这种程度。他又说，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是吴法宪、周宇驰。周宇驰是吴法宪指定跟着林立果，帮助林立果工作的。林立果才二十几岁，空军那么大摊子，他哪懂？林立果到哪去，也不能配司机，周就自己学开车，后来又学开飞机。我总觉得这个人献媚。到了后期，离‘九·一三’不远了，我曾对周宇驰说过：林立果有些事你要提醒他，不一定这么干嘛，不好嘛。周说，我也有我的苦处啊，（林立果）对我也不像从前了，从前什么都征求我的意见，现在他自己就这么办了。我想他们后期是不是也有些矛盾？”

鲁珉的讲述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认识林立果的一种参考。

说起来，林立果1946年生，和我们所有在新中国长大的一代人一样，从小接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接受严格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我们这代人有我们的局限，比如过份追求理想，某些见解偏于保守，从记事起经历的政治风云太多，看问题政治色彩偏重，等等。但是，我们这代人总的说来比较有理想，比较讲公德，做事有一定之规。想来林立果本来也应在此列。加之他又是林彪的儿子，在那个时代可是理所当然的“革命后代”啊，按常理推论很难设想他会变成一个杀气腾腾的“法西斯分子”。

但林立果确实非常极端地要杀掉毛主席。毛泽东的晚年犯有严重的错误，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而是一种动乱和倒退。但他老人家却一意孤行，逆历史和民心而动，非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不可，

谈起这一段，即使许多热爱他敬仰他的人内心也常常是不平静的。可是，要知道，毛泽东的地位是历史造就的，随着新中国的日益成长，这位新中国之父一方面在思想上日益向左倾斜，另一方面在形像上又日益不代表他自己，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但无论如何，象征是不可轻易毁掉的，就像绵延于中国北方的万里长城，长城破旧了只能修复，却绝不可炸掉。这或许就是叶帅当年一再说到“投鼠忌器”的深刻含义吧？

但林立果不懂得这一点，或者不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灭亡的根本原因。

林彪对儿子寄予厚望，这本来无可厚非。东方人的家庭观念远比西方重得多，儿孙总是父母的精神慰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对于东方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林彪的问题似乎在于，他培养儿子的途径是完全错误的。他自己从见习排长走上 come，他的儿子却从一个北大物理系学生一跃而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凭哪一条？何况这个副部长的头衔还是虚设，林立果更重要的使命是直接参与林彪本人的政治活动。从张云生的回忆看，至少从1967年3月起，林彪就让林立果试着为他的讲话“拉条子”，并听取林立果的一些看法了。渐渐地，林立果对林彪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多，九届二中全会他也上了庐山，“九·一三”更是他在直接行动。林立果没有社会经验，却过多过早地接触了社会最高层的政治内幕，中国当时处在与世界隔绝之中，林立果却大量地看阅了国外画报、资料、电影、录像……他的纯情和理想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中一下子击碎了，思想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年轻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据说林立果人挺聪明，有些特点真像林彪，有时看问题说话还真尖锐。有一个人正在为“文化大革命”中一批一批又一批干部的不断倒台百思不得其解。林立果对他说：这样斗来斗去就像绞肉机。这人一听，茅塞顿开，顿时感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撞击，因此和林立果靠得更近了。

林立果不是林彪，身后没有战功，手中没有军队，于是他组织了自己的小集团——极少数思想、意趣、情绪相投的人成天在一起谈论政治，渐渐形成了他们的政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571工程”纪要》。尽管这个《纪要》就连有的被认定为“小舰队”核心人物的人都没看见过，但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新野的手笔，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要说《“571工程”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准确。从某个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的话。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联想起世界历史上的那些政变者。但林立果小集团说白了只有六七人，他们到底能做成什么呢？

纵观以上种种，我们看到：林彪在“文革”初期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极致，这对于“八大”的反个人崇拜已是历史的倒退，已经铸成大错；他又组建了军委办事组这样的“嫡系”班子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还不算，他还允许老婆儿子参政，造成“林彪王朝”的政治形像——这些思想上，组织上的表演都体现了林彪总体素质的局限性和思想意识中的封建遗毒。

这样，林彪尽管本来是接毛泽东的班的，但他却不能走出那个时代，不能成为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政治家，即便他有些主张是正确的，他自身的局限却决定了他不可能呼唤出一个新的时代，而只能站在毛泽东这棵大树之下，由毛泽东决定其何去何从……所以，林彪从当上接班人的第一天起，其日后的可悲下场也就注定了。

这也是“九·一三”事件的深刻原因所在。



最后一次见林彪

• 张 宁 •

9月10日下午，上面派出一辆苏联制吉姆车送林立衡、张青霖和我去山海关、秦皇岛游玩。我们上车到了秦皇岛海员俱乐部。立衡分派我给叶群买一份“礼”，她和青霖给林彪买一份。立衡买了一个机械玩具兵，我买了一只黄鹂鸟标本。

下午近五点，我们走进叶群办公室，她手上拿一份文件正要到林彪办公室去，中央送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议程。林彪自从到北戴河后就拒绝过问一切中央的事务，只注意尼克松访华问题，指示秘书“一有消息直接报我”，并几次向秘书提到“我要见尼克松”。

秘书们说这是罕见的事，因为林彪最厌烦接见外宾。毛泽东也知道这一点，认为他身体不好，也不勉强他。“文革”期间有一个典型例子：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毛泽东很重视，认为是东欧共产党阵营中敢于对抗苏联的强硬派，中方应以最高阵容接待他。因为齐奥塞斯库的夫人也一同随访，毛泽东决定他与林彪同时携自己的夫人出面接见。林彪托病不肯出面，毛泽东催了两次，是从来没有过的。叶群急了，竟向林彪下跪哭求诉说利害，林彪才勉强携同叶群随毛泽东夫妇和国家领导人一道接见齐奥塞斯库。

叶群领我们走进林彪办公室，他独坐…，脸上的胡子刮了，白皙瘦弱，见到我们，脸上绽出笑容。

“首长呀，孩子们出去玩，还给我们带了礼物，你看看吧。”叶群温言细语地说…，招呼我们近前。

茶几上放…小鸟和机械兵，林彪伏身看一眼小鸟，抬眼望我笑笑，便盯住那机械兵再也不动。立衡忙给机械兵上足发条，小兵便做起扛枪、匍匐、瞄准射击动作。林彪微笑…很开心，林彪笑起来很含蓄，从来不见他开怀放声大笑，更谈不上狂笑，他高兴起来也是温吞吞的，就是对叶群发脾气动拳脚，也不是外人所想象的力大气粗的表现，他的体质太弱是个不争的事实。

发条松了，林彪托起机械兵左瞧右看，问立衡：“他怎么动的？”立衡在他身旁蹲下做示范给他看。林彪此时的神态就像一个刚启蒙的孩子，当机械兵再次爬动时，他弯下腰兴致勃勃地观赏…。

林彪性情恬淡，足不出户，他不认识人民币，每天按时三餐，按时睡觉；除听听文件，从不爱听身边人杂事，不像毛泽东兴趣广泛，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林彪也不看报纸和政治书籍，他脑中想到的问题会很简要地向秘书提示，秘书按类查找，编辑小读书卡片。林彪喜欢看医书，自己开处方配药吃，精神好些时也练练毛笔字，更多的时间是闭目养神，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生活习惯，并不是当了副主席以后才有的。

叶群见他高兴，趁机问道：“感觉好些吗？”

林彪置若罔闻，面无表情地坐…，连玩的兴致也没了。

李处长从起居室的那扇门探出头，被叶群瞧见，忙叫住他：“你去拿相机，给我们照张相。”就此下台阶。

9月11日上午十点多钟，叶群传我上去。

叶群情绪焦虑不安，在办公室里“转磨”。她来来回回走，一会儿拿起文件，一会儿又放下文件拿起一枝笔，一会儿又放下笔端茶喝，那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知她正思虑些什么，好一会儿她才发现我站一旁，上前拉住我的手往门外走，说：“去看看首长，他老一人坐…寂寞，你去陪陪他吧。”

我让她牵…手走到林彪办公室门口，她轻声叫我推门，我依言轻轻推开办公室门，突然传来林彪颤抖抖的长腔：“谁呀？！”

吓得我浑身一哆嗦，因我从未听过林彪用这种声调说话，忙回头望叶群。

叶群抢上一步推开门，快步上前轻声细语地说：“是我是我，张宁来看你啦。”

林彪两眼直视前方，似看非看地瞪…我，像在幻觉状态中，叶群叫我坐在林彪右边，她坐在林彪左边，林彪侧头望叶群，突然抬起右手摸摸叶群手臂，关心地问道：“你穿这么少冷不冷呀？”叶群当天穿一件半透明的确纱衬衣，丰满的肌肤隔衣可见。叶群忙凑过上半身，几乎是伏在林彪胸前，温言轻语道：“我不冷。你要多穿些，别受凉罗。”那声调神态，就像慈母对孩子说话。我傻傻地坐一旁竟看得呆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们俩像夫妻一样的气氛。但情形马上变了。林彪的手仍然停留在叶群手臂上，眼睛直视叶群，不言不语，表情呆滞。叶群望…他，微皱眉头，抬手抹去林彪手的同时，身子往后略微闪避，脸上的表情显出一丝淡淡的嫌意。林彪木讷地坐直身子，目视前方，又好像要入定了。我很惊讶，这夫妇俩真让人捉摸不透，平时叶群表现得很体贴林彪，为什么林彪碰碰她都不行？而林彪对她的冷淡也很古怪。叶群眼尖，一眼瞧见我正一头雾水地望……他俩，忙圆场笑道：“你说几句英语给首长听听。”

医训班开英语课没几天，中国的教育注重政治灌输，英文课也跟中文课一样，别的不学，先得学会呼政治口号，我用英语说了当时最盛行时髦的政治口头禅“毛主席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并用中文解释出来。

林彪突然从沉寂转变成一种神经质的哑笑，笑容很古怪，又把我吓一跳。

叶群忙解释：“在外面说说不要紧，那是政治需要，在家里不要这样讲，首长很谦虚，不喜欢人家这样讲。”

关于这种口号的确立，我曾听知情人提起过，林彪政治地位写进“九大”党章之后，“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便成为正式确定的政治口号。还听知情人说过，林彪被写进党章定为毛泽东接班人以后，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流泪，这种时候，只有最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林彪缓缓抬头，低声清楚地说：“人吃五谷杂粮，哪里来永远健康。”说完，见我惊吓害怕的样子，微笑…对叶群说：“这孩子老实，不爱说话。”缓和了气氛。叶群见此机会，忙对我说：“你先回我办公室去，我跟首长还有些事。”

下午，叶群没再传我。

林立衡和张青霖一整天关在屋子里没有露面，杨处长搬张椅子坐在门口像尊守门神，谁也不让进。事后才从他口中得知，林立衡和张青霖当天已开始策划应对措施。

9月12日傍晚，我正站在凉台上看警卫战士上树掏斑鸠窝，见林立果的车冲

过林间小路直驶九十六楼，心里默算来回正好四天，奇怪他竟这样准时。内勤们说，林立果到达九十六楼以后，并没有去林彪那里，而是直奔叶群办公室，两人密谈了一阵，立即传林立衡和张青霖上去。

林立衡和张青霖到达后，叶群叫她们举行订婚仪式。立衡和青霖意识到叶群突发奇招的背后，一定隐藏…重大行动，当场便表态拒绝。叶群不妥协，硬拉住她俩到林彪办公室，对林彪说：“豆豆年纪大啦，恋爱也谈成熟啦，她和青霖今天订婚，你看，立果也赶回来祝贺，我们都老了，看…孩子们订婚，也高兴高兴。”

林彪微笑地看…立衡和青霖。叶群既编且导，指挥立衡和青霖向做父母的三鞠躬，又向被传来参加订婚仪式的秘书内勤们致谢，拍了照片，林立果还献了花。一场临时拼凑的闹剧约半小时结束，三方人员：叶群林立果，立衡青霖，工作人员，都各怀沉重心思离开林彪办公室。

林立衡看…林立果又到叶群办公室去，便带上张青霖直奔八三四一警卫部队找姜队长，要求用他们的电话直拨中央。接电话的是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张耀祠师长，林立衡说：“首长要动，可能安全上有问题，请你马上向中央报告。”

张耀祠很吃惊，叫林立衡说清楚，因为对林彪的安全他负有责任。

林立衡说：“叶主任和林立果有些反常，恐怕对首长安全不利，请中央制止首长行动。”

张耀祠认为事关重大，问林立衡：“你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不可以乱讲。”

林立衡一时语塞。张青霖一旁着急：“干脆明说了吧！”

林立衡犹豫，林彪态度没摸清，怎么能讲？叶群和林立果是林彪妻儿，说出去会给林彪造成很大被动。直到此时，林立衡原则上还想在内部凭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她认为，只要中央不许林彪离开北戴河，叶群和林立果的计划就得逞不了，所以林立衡没有向张耀祠说出真情，只催促张耀祠向中央报告林彪不能动。

晚上九时（比以往迟了一小时），叶群传我和林立衡、张青霖上去看电视，影片是《甜甜蜜蜜》、《假少爷》两部香港片，长廊里，我坐第一排，林立衡、张青霖坐第二排，后面几排坐…“林办”工作人员，最后一排有个小侧门通向九十六楼院子。

约九点半，叶群领…林立果从林彪办公室出来，迎面走向我们，林立果捧…一束塑料花面无表情地站在叶群身侧。叶群笑眯眯地向大家宣布：“今晚立衡和青霖订婚，立果专程从北京赶回来祝贺。呐，还送的花。立衡，过来接花呀！”

在婚姻选择问题上，林立衡一直很同情我，却心有余力不足，一直解脱不了我的困境。此时，她和张青霖有一共同想法，怕告诉我真情吓住我，又担心林立果对我下手危及我的安全。两人立即跑回五十六楼先安置我。

我理好东西，跑去东边看看立衡准备好没有。一进客厅，没有一点动静，我边喊边推开立衡卧室门，见她的旅行包及衣物散乱地堆在床上，他们人都到哪里去了呢？我返回西边凉台，茫然地望…黑幽幽的树林，正不知该怎么办，林立衡从外面向我急步走来，我惊喜地喊一声：“姐姐，你怎么从外边回来的？”立衡拉我进卧室，递给我两片安眠药，说：“计划又改变了，今晚不走，你先吃药睡觉吧，什么时候走再通知你。”

我心中奇怪立衡怎么关心我吃安眠药啦，我自己床头药瓶里不有的是嘛，干吗还拿给我？转念又想，管那么多呢，她亲自拿给我，我不好不吃，反正今晚不走了。立衡看…我吞下安眠药，又替我放下蚊帐，出去把门关上，又听到她把起居室的门也关上，突然，室内室外一片黑暗。后来才知道，张青霖把电源总闸拉掉，整个五十六楼陷于黑暗中。

九十六楼，据叶群内勤说，林立果在愤激中大骂林立衡走漏消息，要甩掉立衡，叶群带…哭腔说：“不行啊！少了立衡，怎么向首长交代？你去看看他们准备好没有，带他们一起走。”

林立果气呼呼地说：“他妈的，不走，老子拿枪毙了她！”我正感到头脑昏沉药性发挥作用时，院中突然传来刺耳的刹车声，这是林立果开“匪车”的特点，猛冲猛刹。接…传来林立果特有的沉重拖拉的脚步声，从东边跑向西边来，听到外间起居室门被撞开来，沉寂了一会儿，卧室门猛地被打开，门外透进微弱月光映出林立果高大身影，左手握门把，右手提枪，向黑暗的屋内张望。我静静地躺在黑暗中，鬼使神差地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心想这么晚了他还乱闯什么？到处是警卫，自己还提把枪，神经病！我正琢磨他这副怪模样，他突然转身快步跑出屋子，发动车子冲出院子。慌乱中，他绝想不到我独自一个睡在床上。

后来在中央专案组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与我的一次谈话中说：“你要想开点，你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如果时间来得及，让林立果找到了你，温都尔汗就要多一具女尸喽，死了就说不清喽！”

□ 摘自张宁：《自己写自己》

∞ ∞ ∞ ∞ ∞ ∞ ∞ ∞ ∞ ∞

专案组查不出林彪的证据

• 张 宁 •

从到专案组驻地第二天起，每天写交代和揭发。双重身分：犯错误者和知情者。彼此不通气，叫“背靠背”。一间间屋子像“考笼”，写“不好”（上面不满意）得打回重写。

秘书们因工作关系，写出来的人与事很有份量。但经过“中央首长”双重标准过筛子，“有用”和“没用”就凭他们认定了。所以秘书们很辛苦，常常不分昼夜的执笔，写呀改呀，焦头烂额，确切地说，不知如何写才能让上面满意。党的实事求是政策帮了秘书们一点忙，短暂地起到保护作用，但现实的压力仍迫得他们不得不啃“硬骨头”。

勤杂人员各写“本门经”，总之，吃喝拉撒睡，没一样漏得掉。

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如何来到林家以及所见所闻，写清楚交帐了事。

有一天放风，一位大秘书经过身边，我出于好奇，问他：“你们怎么写那么长时间还写不完？”

“怎么写得完，没有的叫写，有的不准写。怎么写？”

后来我知道，林彪夫妇很多事牵涉到毛泽东夫妇，一根绳上两个蚂蚱，没有东就没有西，要说西就得抖出东，岂不是罪加一等的事？谁敢写？难怪写不清了。

有个老秘书被逼得没办法，想出一个“障眼法”瞒天过海，材料里凡是提到林彪、叶群名字的地方，都在前面冠一大串官方定的头衔：“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叛国贼，卖国贼”，满纸帽子，看起来厚厚一叠材料，内容不多。

专案组透露了毛泽东看材料后发表的意见：“哪里来这许多‘家’呀‘贼’呀，都成了‘家贼’，我成了什么啦。林彪就是林彪嘛，不要扣大帽子，有什么讲什么。”

“背靠背”阶段成绩不显，中央下令面对面排查。这种形式，谁也别想隐瞒一点细节，大家都是当事人，又是共事多年彼此了解的同事，谁若说谎，当场就能戳穿。

老董搞专案有一套经验。他在现场听了一个星期，居然得不到一点林彪策划“谋杀毛主席”及“叛逃”的证据。也清理不出林彪指挥四大将黄、吴、李邱图谋“政变”，“另立中央”的蛛丝马迹。

他很疑惑，若说“背靠背”有钻空子机会，“面对面”如何这般一致。每个人态度很认真，采取的排查方式很严密，怎么查不出林彪的证据？林彪生活起居寸步离不开人，这些身边的人竟不知道林彪搞政变谋杀毛泽东，难道他有分身术？

老董极度疑惑的表情吸引住众人的目光，我瞧着，心里泛起一种强烈的希望，指望老董想出什么绝招，拨开这个令大家都感到迷惑的疑团。说实在的，越是身边人就越想知道真情，不然，这冤大头的帽子不冤死人了么。

沉默了很久。老董出去转一圈又回来坐下，提示众人说：“你们都是林彪身边的人，对林彪为人应该很清楚。他有许多假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提高认识觉悟，站在新角度分析揭发林彪。叶群做的坏事应该算在林彪帐上，没有林彪支持，她做不成事。林彪和叶群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一看法，在了解林家内部事务的这群人面前，并没有启示作用，许多人脸上反倒显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秘书老阳站起来圆场，说道：“老董提示的有道理。大家可以再深入想想，挖挖看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

秘书老于说：“林彪身体差，叶群身为他的夫人，又是“林办”主任，许多事是她出面处理，林彪并不过问，甚至不知道。所有重大决策，重大人事安排，都经主席审批、政治局讨论，然后林彪签字，我们照章办理。谁也想不到里面有什么问题。现在全翻个了，叫我们做秘书的怎么说？况且是主席批示过的，更不好讲了。”

老于“胆大包天”一杆子插到底，全场震惊，众人不约而同望向老董。

老董再次沉默，避开大家的目光，低下头思考。谁都明白林彪上头就是毛泽东、江青两人，这个禁区不能碰。

林彪的马列秘书老李见场面尴尬，挑个头说：“那也不一定，有些事情林彪就是背着主席干的。”

几乎同时，秘书老于和“林办”党委书记老王发问道：“那你就说说看，哪一

件事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背着主席干的。”

全场人都看着老李，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老李真尴尬了，他刚才那句话是出于着急，不假思索地冒出来。他习惯性地左右摇摆着头，眼望天花板，他想问题或思索什么事总是这样，然后双手往上撸撸好像总是扣不紧的裤腰带，嘿嘿乾笑两声坐下。

老李是个很能读书的人，马列经典背得滚瓜烂熟，就跟王老太太背三字经、女儿经一样，倒着背都不会错。他的专职工作等于是林彪和叶群的马列活字典，专为林叶摘录马列词句和编序读书卡片，整天埋在书堆里，事务性工作不是他的本职。因人本份老实，秘书们友善地称他“书呆子”。

老董也已掌握了老李的情况，没把他的当回事，眼望大家提示道：“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一定腐败。林彪的生活问题你们应该揭发。”

全场沉默。

老董点名叫林彪的两个内勤小陈、小张带头揭发。

小陈、小张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特级和一级战斗英雄，挑选到林彪身边充当贴身护侍。两人都不爱说话，忠厚腼腆，性格相似就像孪生兄弟。林彪是个少言寡语之人，因病极怕噪音喜安静，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小陈、小张变得更加不会说话。

小陈吭哧半天，脸通红，眼望着众人，没说出一句话。

小张先是啜嚅了一句“我跟小陈一样，没什么说的”，继而也是涨红了脸，望着老董一个劲摇头。

老董只好提问：“林彪叫你们俩炼丹，有这回事吗？”

“有，听说主席炼丹”，小陈突觉走嘴，后几句话强吞了下去，惶惶地望着老董傻笑，不敢再讲。

“只说林彪，不要牵涉其他首长。说下去。”老董命令小陈。

“听说炼丹的事，林彪问我们管不管用，我们哪知道管不管用。林彪说主席（又走嘴，小陈吓得停住，定住眼望老董。见老董无表示，继续说下去）……林彪说他做的事一定有道理，叫我们俩也炼着试试，我们向林立果说到哪想办法，又不好去问人家（指毛家），自己翻查医书，有些古书也有记载。我们胡搞一气，丹炉烧炸了。亏得上过战场，躲得快，捡了一条命，我的眉毛烧了，小张的头发也烧焦了。林彪知道后，就不再提炼丹的事。叶群还批评我们胡搞，说林彪是个病人，他的话不能听，出了人命不好交代。”

老董那表情，似笑非笑，啼笑皆非。我心想，这算什么性质问题？毛泽东爱神秘，内部很多人知道，某个很有威望的老帅不也利用年青战士的骨髓提取血清供自己延年益寿壮阳求乐嘛，不就是长命百岁呗。

老董又发话：“林彪生活作风上有什么问题？”

几个秘书七言八语地说道：“林彪生活上真找不出什么碴。贴身的人都是男性，“林办”从来不用女秘书。平时他又不看演出，不看电影，不游玩，生活起居规律，没有一点娱乐。”

老董点王老太太的名：“你跟林彪最久，你说说吧。”

王老太太好似有一腔怨气，板着脸一气说道：“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像那些人喜欢玩女人！他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他不讲吃不讲穿，不像叶群，讲吃讲穿！”

王老太太讲完还气呼呼地，眼睛不瞧任何人。

“林办”的人哄堂大笑，有人笑说：“王老太太，你这哪叫揭发林彪？还为他歌功颂德啊！”

老董也低下头闷笑，对于一个只上过两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讲的全是实话，你能拿她怎么办？

“你们不要笑！林彪的衣服是我补的，我怎么不知道！各人摸摸良心，说话要实事求是，党是最讲实事求是政策的，昧着良心讲假话就不是人！”

我诧异她今天怎么啦，好像吞了炸药。我发现她目光直视李秘书，她是不满意李秘书刚才的“放炮”。

老董见大家嘻嘻哈哈跟王老太太逗乐子，忙转话题问外勤童管理员：“你是负责林家采购的，你谈谈。”

童管理员是四川人，老实巴脚，未开口脸先红，忙检讨：“我真糊涂，一心一意为革命，身在贼窝里还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反革命头子服务，说明自己觉悟不高，思想改造太差，以后要加强改造。”

先来一段开场白，话才转入正题：“林家每次采购东西都是叶群先开出条子，由内勤转送到我手里，我严格按照单子上写的去总参三座门（专供点）采买。主要是每天的新鲜蔬菜、食品之类。大多数是叶群要的东西。林彪要的很少，有时一点不要，就是要，也是平常的蔬菜。叶群要的多，还要的精，不满意退回去重买。林立衡林立果常不在家。我这个采购管理员实际上是为叶群一个人服务的。”

小童讲完后，脸上的红潮还没退，鼻尖上渗出细密汗珠，我坐在他旁边，见他双手不断地揉搓，手心里都是汗，从他表情上看得出他是自觉得自己的“揭发”名不副实，深怕老董怪罪他，一双眼定在老董脸上又尴尬又憨厚地傻笑着。

老董没反应。

林彪的专用厨师老王发言：“林彪的伙食太简单。我替不少中央首长做过饭。调来‘林办’我还担心侍候不好林彪，哪想到林彪的饭最好做，玉米粉、米粉、荞麦粉、豆粉，每次用两三样搅拌成一碗糊糊就对付了。有时做一两样蔬菜，不管合不合胃口，吃几筷，从不提意见。有时买只鸡，喝两口酒，就让我把鸡拿到小食堂给工作人员下鸡汤面吃，不让倒掉浪费。林彪三餐饭很规律，从不额外加餐，我这个厨师当得太轻松。”

叶群的专用厨师老孙开腔了：“王师傅太舒服，我是太麻烦。叶群这婆娘真能

折腾人，肉要烧得不塞牙，鱼要烧得没有鱼味，寸把长小菜秧还要剔筋。怕腥就不要吃鱼呗，她那牙缝大，反倒怪我肉烧得不烂。大白菜滚刀切得细细的，还说我切得太粗，夺过菜刀做示范，叫我学，哪能学，一颗大白菜几刀就切了，我要真那么做，还不把菜盘子扣我头上。每顿饭规定四菜一汤，每天得换花样，重复一样也不行，会骂人。每顿饭吃剩下的规定倒掉，就是没碰过的也要倒掉，不许任何人碰，说是养成习惯，底下人会偷吃她的食物。这个婆娘把我们当贼防着呢！”

他讲的是事实。我会见到他把我们吃剩的菜和整只的新鲜海蟹、海虾往炉火里倒，我觉得很可惜，他却说想吃下顿再做，并不知道是叶群约束他。

秘书老阳见大家发言离“揭发”的要求太远，在座的三十多口子人，不论知识高低，身分贵贱，讲出的事实对林彪毫发无伤。要说认知水平，谁都与中央的认识一致，可一接触到现实具体的问题，兔子就变成了马。老阳又把大家拉回到老董关心的话题上：“林彪生活上的问题大家如果没什么谈的，就不要扯得太远。近期的没有，看看以前和历史上有没有。”

一位秘书建议：“要有问题，早不会放到现在。从解放到现在，林彪换了几批秘书，以前的事还是到老秘书那里了解。”

老阳说：“林彪两次到苏联治疗期间，苏方派了女护士，叶群会点俄语，常侍左右。平时闲得无事兼职华语广播员，苏联人送她个绰号‘喇叭花’。叶群哪会容得女性在林彪身旁呆久，连那两个苏联女护士跟林彪说话，叶群都不高兴，其实林彪正病重，哪会做风流事。回到中国，更是叶群天下。从解放后，从来没安排年轻女性在林彪身边工作过，叶群自己身边倒都是男护理员。”

很多人都知道，护理这一行普遍是女性，不少高级干部身边都是女性护理，碰上不检点的主儿，老婆再吃味也无济于事，倒霉的是那些女护理，身心受摧残，苦水难吐。我曾遇到一个这样的女护士，芳龄二十五岁，丰满标致。她常双眉深锁，唉声叹气，高血压加心脏病，她不是遗传病因。我曾问她有何难事这般苦叹，她却说：“我们哪像你命好，我是苦命人。”从她那难言的表情，从她那独处一室随叫随走飘忽不定的神秘行踪，我领悟了她想说不敢说的话。仅此一比，林彪的自敛确实把毛泽东在内的不少人比下去了，难怪秘书们搜肠刮肚翻不出一点有“味道”的东西来。

老阳带头启发大家，自己讲得仍是“枯燥无味”。大家呆坐看老董。

老董心有未甘，提出一个看法：“你们说叶群许多事瞒着林彪，从他们的地位和所做的事，这一点恐怕说不通。他们两个哪一个为主？叶群瞒着林彪能瞒得成吗？叶群没有林彪的支持能办成事吗？”

秘书们一时语塞。林彪与叶群的复杂关系，内因恰与毛泽东和江青有关，秘书们下意识回避不敢讲也就是这一点。

“林办”党委书记老王打破沉默说道：“叶群没有林彪当后台，是办不成事；重大事情林彪不点头不同意签字，叶群个人也没那个能耐。但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太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久不发言的李处长说：“叶群干的许多坏事是有后台。林彪推卸不了责任。林彪通不过的事，叶群转着弯来，拿我们顶杠的事多着啦。林彪成天坐在屋里，外面的事知道什么？还不是叶群说什么就是什么！骗林彪就像家常便饭，我们是习以为常。不这么办没有办法，给叶群缠上了那可没完没了，反正上面有人顶着，天塌下

来不关我们的事，要是逆着叶群，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于秘书说：“唉，他们夫妻不和，吵架的事，我们不好管，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我们充其量是个小小的跑腿办事的秘书，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叶群跑钓鱼台（江青住处）为倒杨的事情（打倒杨成武事件）林彪大发脾气，不准她去，我们敢顶嘴吗？叶群照样去，叫我们骗林彪她已休息。其实早溜走了，连我们也帮她撒谎，林彪哪知道真假。嘿，很多事不好讲！”

老王书记接口说：“不管他们夫妻之间怎么复杂，林彪是个头不假，做了很多错事不假，我们还是要把矛头指向林彪才是。”

几位资深级别相当于军师级干部的大秘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老董已听出弦外之音，便说：“好吧，有不便公开场合下讲的事，你们分头写出详细材料，该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材料直送中央，我不会看。散会。”老董最后一句话，引得我从心里发笑，搞专案搞出精了，怕惹祸上身呢。傻子听不出几位大秘书言外之意指的就是毛泽东夫妇。林彪抗着，叶群缓着骗着，依着毛氏夫妇做后盾有恃无恐，矛盾不就这么引起的嘛。我眼望着这几位秘书，挺同情他们，敢不敢直书啊！内幕知道太多，恐主儿“犯嫌”，小命搁哪就是未知数了。

□ 摘自张宁：《自己写自己》

∞ ∞ ∞ ∞ ∞ ∞ ∞ ∞ ∞ ∞ ∞

林彪和中美关系

• 张 宁 •

说起中美关系，听林彪身边的人说，共产党宣布建政，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象其他国家使节马上撤走，林彪很注意这点，认为美国很现实，分析美国动态，不排除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可能性，新中国将获益巨大。但是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的讲话，撵司徒雷登出中国。基辛格访问中国后，林彪曾对立衡说过：“大好形势被耽误了二十年，现在他（指毛）才醒过来，代价太大了。”林彪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阴谋，他怂恿北朝鲜袭击南朝鲜，引发联合国军反击北朝鲜继尔侵占北朝鲜大片疆土直打到鸭绿江。毛泽东怀疑会借机侵犯中国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毛问林彪：“美国会不会过鸭绿江？这场战争是在中国打还是在朝鲜打？”毛主张与其在中国打不如在朝鲜打。

林彪认为美国不会过鸭绿江。美国若想介入中国事，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就该有动作。当务之急，我方新政成立不久，应养息兵力恢复国力，入朝不是上策。林向毛拍胸脯保证“如果美国侵犯中国，我带兵抗美！”

林立衡知道自己的爸爸当初坚决反对出兵朝鲜，她记得很清楚她爸有一个看法：中国如赴朝面对的是联合国军，从中国本身的国力上讲是不明智的，如果美国侵华，在国际舆论上中国占上风。

林立衡曾对我说过，林彪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是失望的，解放后不久，林彪对毛泽东提过，中国只要二十年就能超过苏联。林彪憎恶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专制残暴，他在苏联时期接触到不少后来被斯大林迫害的元帅和将军，他了解斯大林，在他一生的谈话中，从没听他说过斯大林的好话。

毛泽东霸权主义思想不比斯大林差，他未采纳林彪的意见，向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宣战，派林彪统兵入朝。林彪一气之下托病不出，毛泽东改派彭德怀入朝。

毛泽东对美国宣战，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暧昧态度，第七舰队重返台湾海峡，重振国民党政权。蒋家王朝已拟就的流亡政府和送到美国的大批财产又转回台湾。毛泽东赔上长子和几十万子弟兵，换来了台湾政权立足和与美国政权的彻底决裂。斯大林一点损失没有，坐收东西方冲突的渔利，战后几十年一直向贫穷的中国强索朝鲜战争时期购买武器的军火费，“美帝”加“兄弟”的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天灾人祸，中国老百姓屈死几千万。

林彪对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也有异议。中国对越南的援助超过四十二亿人民币。他不赞成勒紧本国人民的裤腰带去无条件的长期援助别国。他说：“只有国富民强才能赢得国际地位和尊敬”。以至于他不肯上天安门宣读“五·二零”声明，叶群采取强迫的方法，打了针，剂量过大，念得颠三倒四，声音嘶哑，全国听众震惊。

□ 摘自张宁著《尘劫》
